

鄭愁予的詩與解析

李梅

我對詩的見解很膚淺，只是平時喜歡寫寫。

我常以為詩是不可解的，解釋翻譯過的詩，必然會失去詩所蘊涵的力量，不經過深入地了解一首詩的意境，那麼這種「知道」是絕對無法引起共鳴感，何況有些詩的境界是無法簡單化去了解的。

在這裏我擅自敘述鄭愁予的幾首詩。

這世界所呈現是一個表象世界。我們所認為的世界並不是真正的世界，只是世界在我們心中所映射而成的一種觀念而已，這就是表象。所以這裏我所提的，也不是鄭愁予自己的詩，而是我的鄭愁予的詩。

鄭愁予的詩仍延續著有中國古典的美，所以也較為一般大學士所喜愛。在鄭先生的詩集裏，如「夢土上」、「窗外的女奴」與「鄭愁予詩選集」，有許多是較為我們所接受的，如：殘堡、水手刀、晚雲、錯誤、天窗、夜歌等等，而這些也是常為大家所津津樂道。這裏我選最普遍而且為大家所熟悉的。

夜歌

這時，我們的港是靜了／高架起重的長鼻指著天／恰似匹匹採食的巨象／而滿天欲墜的星斗如果實。

撩起你心底輕愁的是海上徐徐的一級風／一個小小的潮正拍著我們港的千條護木／所有的船你將看不清她們的名字／而你又

故事太多，正如港間進進出出的船，繁複地交織成際遇悲歡。記憶中，故事的變化遭逢是無所謂的，只是每次的心情，每次愛情，都是一般熟習。

這時，我們的港真的已靜了。當風和燈／當輕愁和往事就像小小的潮的時候／

現在我們的港真的已經靜了，風靜了，燈也靜了，不再有繁複的故事，不再有頻繁的船進出。船舶都已下錨在港灣沉靜下來，讓往年的愛情存留在心底間回憶，讓往事和輕愁就像小小的潮在心裏拍擊。我們的港真的已經靜了，手中的港灣就像是夜一般的蒼老，緩緩將人生關起，就連那往事和輕愁都不再被撩起。

夜歌這首詩在我個人認為結構並非是很嚴密，尤其在第一段的後三句和第二段的一、二句及三、四、五句間。也許將來我不會這麼想吧！

詩的隱約和含蓄是不得已的，也是必然的，但是我們不應該說它晦澀；隱約和含蓄是表達詩內涵與境界的一種表象，在聯想的範圍內，它可以產生思想的彈性。但是我個人常以為不應該特意去製造晦澀以達到部分詩外表的形式，這常會使一首詩失去骨架。隱約是不得已的，若可能，更應該給詩付予最低的晦澀性和最大的含蓄力。對於字的運用，我個人亦認為在為了詩的音樂性與字的彈性和視覺上的作用中，仍應以內涵及思想為首要範疇。假若為了次要因素而失去了對詩的控制，那就形成虛偽了。當然最基本還是要每個字都必須有它的必要性，無自無來歷在某一程度而言，應該是必須的。鄭愁予先生的詩，給人最大的吸引力便不是它的晦澀，而是它的含蓄，尤以「錯誤」這首詩為例：

覺得所有的燈都熟習／每一盞都像一個往事，一次愛情。

這時，我們的港真的已靜了。當風和燈／當輕愁和往事就像小小的潮的時候。

這首詩大體可分為兩段敘述、一層意境，其餘便是讀者與這首詩接觸後，在心裏對自己的生活或經驗的感觸了。

在首段裏，敘述了港上的起重機和著夜晚的天空，像匹匹採食的巨象，擷取欲墜的果實。首段後三句純粹是白描；最重要的是第一句，這說明了現在我們的港是靜了。港這個字首先給我們一個印象，這是一個海港，是一個用得著起重機的海港，經常有輪船貨櫃的出出入入；現在港靜了！是如何的靜呢？

撩起你心底輕愁的是海上徐徐的一級風。漣漪是湖泊和平靜的河川上可見的，可是海上有浪有船，淺淺的漣漪那兒能夠存在？現在的港靜了，靜得輕輕的一級風，就能夠撩起了漣漪，這裏的港是多麼靜，漣漪該是另一種小小的潮吧！它正拍著我們港的千條護木。在第二段的前兩句裏，表達了一種新一層抽象的敘述；被撩起的心底輕愁是小小的潮，小小的潮也是心底輕愁，那麼這心底輕愁擊拍的港是什麼呢？這不是陸地海灣處的港，而是我們心底深處的港，淡淡的輕愁在心底擊拍著，何來輕愁呢？

所有的船你將看不清她們的名字，而你又覺得所有的燈都熟習，每一盞都像一個往事，一次愛情。

輕愁該是來自那每一個往事，每一次愛情的回憶。人生離合

我打江南走過／那等在季節裏的容顏如蓮花的開落
東風不來，三月的柳絮不飛／你底心如小小的寂寞的城／恰若青石的街道向晚／愛音不響，三月的春帷不揭／你的心是小小的窗扉緊掩／

我達達的馬蹄是美麗的錯誤／我不是歸人，是個過客：／這是作者打江南走過，看見江南三月春色的容顏如蓮花的開落，有感而寫的。

這首詩前半部隱喻，由江南三月的容顏推想到此等季節形成的原因，再聯想到世事的繁華起落莫非如此；男女間的愛情，人生來回的興衰。末兩句，點明這起落繁華僅是美麗的錯誤罷了。

東風不來，三月的柳絮不飛，這和第二句「你底心如小小寂寞的城有何關係呢？這是因為倘若我也不來，你底心不也是恰若青石的街道向晚？黃昏的色彩淡淡染在舖滿青石的街道上，泛著的是何等的寂寞和蕭條；後兩句亦同，假若我未來此地，你的心不也僅是小小的窗扉緊掩？

我達達的馬蹄是美麗的錯誤；我實在不應該騎著馬經過這街道，青石上細碎的達達馬蹄聲，趨使你偷偷打開窗扉往外瞧，我們這感情是錯誤的呀！美麗的錯誤？我並非是來此探望你的人，我只是過客。

以上是我藉愛情來說明這錯誤，結果與原因未相符合，可是結局却是美好如蓮花開落；愛情是如此，人生的悲歡離合，勝敗興衰不也是如此？輪迴終竟一如幻夢而已。

我對詩尚須學習的地方很多，以上只是個人意見，我喜歡書與文學，因為它可以表達自己和接觸別人深厚的感情與思想，詩具有純潔的作用，我也很渴望同們都會喜歡它。

踩影子成一地的黑的時候
揭起了便是山屏舞台的幕

視覺交響曲

一彎弦月輕彈
迸裂於四射的音符
蜿蜿迤迤進出一章銀鑲五絃的譜
懸垂起落的翼羽橫飛
頸纏交疊是一虹鵲橋築成

奏一夜深邃的天籟於吱喳雀躍的張合
交響在譜外星辰滿座的共鳴
一地謫貶的巷燈
酒向遠際為流星一瞬
臨面却是月光滿懷

神和人結伴平坐在欣賞
傳說與未來結凍於同一段音節
千年的歷史

樂章中的一拍休止符
指揮棒起落即畫成一個宇宙
繼起將是第幾度的樂曲？

註：此篇為全院文學創作新詩入選

幕開起一樣，將遠山整個拉起（像幕一樣），所以說屏，黑夜遂逐漸瀰漫而起。

夜間的天空，是有一彎弦月，就像波斯弦月弓琴，在纖手撥弄下；迸裂出的音符便是擊打在月上彈出的火花，四射而散佈成一夜的星空，就像唱一首歌般，蜿蜒，唱出一曲五弦的譜。何說以是銀鑲的呢？夜間天空的五弦譜，不正就是銀河以銀鑲嵌在上的譜，音樂譜是五弦的，所以說是五弦譜。銀河在中國古老神話裏，有豐富遐想的愛情故事。牛郎織女間以鵲橋相逢；神話中鵲橋是無數的雁鵠相連成，就像是掛在銀河上無數的星子一樣，也像是樂譜中的音符一樣，有著雁鵠一模樣的翅膀與頸，相相纏疊著，構成了一首曲、一座橋，連接了銀河東西的相思，連接了天地間的幻想，也連接了人與人間的感情和思想。在音樂的歌曲中，有這種作用；在夜晚的視覺於天際星辰也是如此。

奏一夜深邃的天籟與吱喳雀躍的張合／這句是很淺顯的，夜間天空無數星辰閃爍著，一閃一閃地以雀鳥吱喳張合的姿態唱出一夜無聲的天籟，這就如歌劇廳中的表演。銀河擺著五線譜的旋律律站在台上演唱著，台下是無數和著聲、鼓著掌的聽眾，所以說交響在星辰滿座的共鳴。一地謫貶的巷燈／是什麼意思呢？在地上流離的巷燈，不正就是從天上被謫貶下來的星子，它們也忍不住地和著，一閃一閃地唱著。這是一個大合唱，天地間的大交響曲，只是這交響曲不是耳朵聽來的，而是眼睛聽的；那傳遞的言波，遠處望去是一瞬流星，臨面却是月光滿懷。

神和人平坐在欣賞／傳說與未來凍結於同一段音節／千年歷史一章／樂章中休止符一拍／指揮棒再度揮起／將是第幾度樂曲

至於提到學校自己的作品，在水準而言，若與別的學校比較起來，是絕對不遜色的，只可惜寫的人不多；同學們的興趣，頂多是口頭說說而已，真正要大家去接觸，就有些困難。其實詩就好像是鴉片一樣，只要真正去接觸，是最容易上癮的。現在我拿一首視覺交響曲作例子：

踩影子成一地的黑的時候／揭起了便是山屏舞台的幕／
一彎弦月輕彈／迸裂於四射的音符／蜿蜿迤迤進出一章銀鑲五絃的譜／懸垂起落的翼羽橫飛／頸纏交疊是一虹鵲橋築成／
奏一夜深邃的天籟於吱喳雀躍的張合／交響在星辰滿座的共鳴／一地謫貶的巷燈／酒向遠際為流星一瞬／臨面却是月光滿懷

神和人平坐在欣賞／傳說與未來凍結於同一段音節／千年歷史一章／樂章中休止符一拍／指揮棒再度揮起／將是第幾度樂曲

這首詩是夜晚視覺的描繪，而以音樂的方式敘述，再從純粹景象交融的直覺中，延伸至思想上對未來的疑惑與不可想像。再對視覺的景象譜成肯定的樂章，投入新的不斷的再生中。

這首詩可大略別為一段景象、一段心態，彼此相互間的感受歷程，用時、空、人物的經緯坐標，核以樂符的標高奏出天籟的旋律。

一天的秩序，由白天、傍晚而黑夜，黑夜是沒有影子的，但也可以說黑夜是影子疊成的，是人的影子在白天與黃昏，被散步的腳踩在地上疊成的，所以說踩影子成一地的黑的時候，其實是應該修改成「踩影子成夜的時候」的；第一句便說明作者是在黃昏中開步，一直踱到夜的來臨；而看到夜來臨的方式是像舞台的

這夜晚的景象，是靜止的、無階級差異的、無時間意識的。天上的神、地下的人，都平等地併坐在欣賞，從最古至傳說以前，以至於可想像的未來。天際的星象也是永遠不變的，這就像是樂章中的休止符一樣，是一個停頓的音節。但是這些都是屬於我們可想像的範圍之內的景象與世界。在可想像的以外呢？在未有歷史以前，未有人類以前的宇宙是如何？到最遙遠的將來將會是如何？冥冥間巨大的指揮棒再度揮起，會不會是一個有音樂起伏，有色彩交織的新景象、新宇宙？我們只是處在冥冥間巨大的指揮棒下，一頓的休止符間。生存的瞬间生命或冥想，在此休止符前與後的世界，我們對它有何意義？它對我們有何意義？

